

孔子

高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孔子

高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高光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11

ISBN 978-7-5442-3931-8

I. 孔… II. 高… III. 孔丘 (前551 ~ 前479年) —传记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1940号

KONGZI

孔 子

作 者 高 光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邢 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931-8

定 价 39.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看啊！孔子这个人

有好些年了，怕有个二十年吧，孔子在我的心里若隐若现，栩栩如生。隔着两千五百年的时空，我一次次走近他，一次次壮着胆子伸出汗津津的手去轻轻触摸他。这可是个圣人啊！他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光芒万丈，令无数帝王顶礼膜拜竞折腰。因而，用我等凡人的手，是很难感受到他的体温的。但是，当我用二十年时间走近并久久触摸他之后，手上终于有了种渐渐温热、渐渐滚烫的感觉，就像摸着一块炭，一块着火的炭。

我当然清楚，在所有文献与古籍中活着的孔子，都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教训他的弟子，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们，告诫我们：别走近我！近了容易出毛病。在《论语》等众弟子集成的书籍里，对孔子的生活与他的缺点毛病，也是讳莫如深。一个“神话”的孔子就这样生成了。两千五百多岁的孔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现在几乎看不清他的任何人性化的表情与任何人情味的举动了。

孔子身上负载的道德、文化的负担越是沉重，他就越缺少

人味儿，缺少说服力，缺少人的根性。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孔子。那是拿着竹简的孔子，与弟子谈笑风生的孔子，一路周游列国的孔子……可惜的是，这个孔子越来越干瘪，越来越缺少说服力。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历代帝王拿孔子当牌位，把他弄成了“四不像”：不像教育家，不像哲人，不像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不像有七情六欲的男人。这么弄就不大妙，孔子越来越令人“尊敬”，但也就越来越让人敬而远之。多欲的当代人对自己说，也向别人宣告：孔子这人有一点儿傻，没有七情六欲，是圣人，是学不来的，我得敬而远之。

那么，孔子爱他的家吗？爱他的家人吗？如果这些爱确实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的？是时时刻刻萦系心怀，还是淡泊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孔子见南子，是被人说得最多也最津津乐道的，但他爱南子吗？至少在我的不算狭小的阅历中，基本还没人敢说孔子爱南子，大家都用力用心地把南子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男人说成道德君子，这个千百年不变的规则也适用于孔子，尤其是想把他说成道德家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曾顽固地这么做。他们认定，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孔子才是圣人，才是他们所崇敬的大贤大圣。孔子的弟子跟着他，是

傻呵呵地一无所思，还是一心想做官？他们跟孔子做学问，最有用的还是出仕，他们学完了，毕业了，就失业，不做官，这一辈子无用武之地，能甘心吗？弟子们自然各怀各的心事，他们在那个人纵横流的春秋时代，究竟都干什么呢？从《论语》中我们看不出来，让弟子们别用心地弄成了“神人”的孔子被敲骨剔髓，你再也找不出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孔子了。这也有了两重性，一是让当代人惊讶莫名：啊呀，真的有这种人，不食人间烟火的至贤至圣啊。面对孔子一无瑕疵的生命，他们能认真地反省，痛苦，深切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缺少人伦道德缺少抑制力的坏蛋，然后再见贤思齐吗？人类总是给自己制造一些悖论，弄出一些怪圈来，既束缚了人类自己，也给人性以嘲笑，殚精竭虑地搞造神运动，把一切美好的都弄成神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即，让人对他们生出敬畏之心，不愿意与他们为伍。结果必然是：人性一次次地沉沦下去，圣人一次次地被弄成泥塑，以满足旅游收入。真正可笑的还是这个结果：造神者最终还是又一次庸俗地得到了香火的实惠。中国文化的最伟大处，在于中国古人的哲思与淡泊。他们把人的生命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一再反思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我们看着老子的八卦图，看着孔子的

《论语》，不看那些教育者的表象，而真正探究他们对于生命的一次次认识上的飞跃，就会明白，中国人的古老文化更有它的博大精深之处，它是与天地和谐的，是与自然共生的，是最为人性化的，也是最深刻的，更是最可行的。让天地自然与文化哲思巧妙地共存，是中国文化的精粹，舍此无他。文明社会最后的功利目的，是舍弃所有的“为什么”，而把所有的目的一次性地给予答案，虽然这种做法看来霸道了点儿，但也真正得到了懒惰人类的默认。人类投降了，他们坐在电脑前，傻瓜一样地依顺那些步骤一步步地成为电脑的奴隶，成为科学的奴隶，毫无怨言。终有一日，他们会发现，人类离自然越来越远，人类离自然的淡泊越来越远，人类离生命的本原意义越来越远。物欲弄坏了人类的胃口，也败坏了人类的心智。

写孔子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忧郁的孔子，他坐在车上，有怨尤有担心有爱意地注视着人类，他是一个真正的哲人，与耶稣同在，但他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也更人性化。他与耶稣的根本不同是，他真正是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敢于舍了自己的性命，就成了神。而孔子告诉我们，人就是个人，他应该有血有肉，有喜有哀，有长处也有毛病；他可以爱吃精肉，也可以喜欢

女人；他可以做官，可以具有一些缺点与毛病。但你总得有爱心，你不必舍了自己的性命，因为你自己的性命很可贵，面对着一窍不通的笨蛋、傻瓜，你得起身就走，拂袖而去，别让他连累了你。一个更像是真正的人的孔子，比耶稣更容易亲近。

孔子悲哀人类杀人太快，孔子对于人性的大悲悯，至今仍让我们感到震惊。为什么人类不肯救自己呢？他们知道吸烟有害，但决不能不吸，因为还有那么多的税收要靠人吸烟呢。人如果吸了烟，先是国家多了百分之十以上的税收，然后再是人有了病，医院又有了病人，医药再有了销路，人就有了因生老病死而得到的生命循环，也没什么不好的，不然地球上的人会太多了，是不是？孔子啊，深切地知晓人类悲哀的孔子，你究竟能给人类多少真正的指教呢？

高光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自序
073	061	050	037	023	011	001	001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176	164	153	142	131	120	108	096
							084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五章	282	第二十四章	270	第二十三章	259	第二十二章	248	第二十一章	236	第二十章	222	第十九章	210	第十八章	199	第十七章	187
第二十四章	387	第二十三章	375	第二十二章	364	第二十一章	352	第二十章	340	第二十九章	329	第二十八章	317	第二十七章	306	第二十六章	295
				后记	453	第三十九章	444	第三十八章	432	第三十七章	421	第三十六章	409	第三十五章	398		



第一章

DIYIZHANG



孔子提醒自己，要小心一点儿，紧跟晏婴，盯着他的脚步。晏婴个子很矮，走得慢，孔子身材高大，跟在晏婴身后，走得就累。前面齐景公扯着鲁定公的手，像大人扯着孩子，大步向高台上走。身后齐国上大夫黎锄拦住颜回、子路、子贡、冉求，命他们在二层台上停留。颜回、子路几人不能陪他上台了，他们的目光追随着孔子，追随着走在前面的鲁定公。台上只有他与晏婴两个臣子，陪着齐鲁两国国君，另外还有来观礼的陈、蔡两国国君。孔子知道凶多吉少，仍是笑着，看着鲁定公笑。鲁定公有点儿恨他，没心没肺的，昨夜里就看出齐国没安什么好心了，兵车在鲁国君臣的大帐外轱辘轱辘地滚了一夜，直至天明，齐兵吼喊声不断，一直喝吼：砍你的脚，砍你的脚啊！还有人唱，嗓子憋得细细的，像女人甩腔：

半夜里那个摸咂咂挨个个摸你的腿，
没有血肉，只有那冰冰凉的木头脚……

那么吵，孔子竟能睡着，睡得很安稳。鲁定公叫醒了孔子，告诉他：杀气腾腾，气势汹汹，要杀我们啦。孔子说：知道。知道还睡？孔子说：不睡明天被杀时，连眼珠子都是红的，更难看。鲁定公恨他，什么时候了，还说笑话？

两国国君坐在台上，齐国右史梁丘据伸长脖子吼喊：齐鲁两国国君盟会开始！颜

回声音仍很镇定：鲁定公十年，齐鲁两国夹谷会盟开始！颜回没做过鲁国的官，鲁国执政的三位上大夫情知夹谷会盟不是什么好会，都推病托辞不来，就请孔子代相，请颜回代执右史事。右史管记事，专记国君大事小情的，颜回记着报说鲁定公十年，还记着报说夹谷会盟。梁丘据暗笑：眼瞅要死的人啦，还想礼节齐全呢。真个是周公的国家，大周朝制礼人的后代，穷讲究。喊吧，一会儿大军围上，抢上台来，你君臣死无葬身之地，看你还喊不喊？叫你喊你也喊不出来。鲁定公手有一点儿抖，齐景公很得意，他的身体有点胖，但比起鲁定公来，就不算胖了，六十岁的人，胖就胖一点儿吧。鲁定公的手黏腻腻的，刚才他一执鲁定公手，就明白了，战战栗栗，流汗必多。心里乐着呢：怕吧？你怕，怕死，只要我说一句，我咳一声，晏婴那里一摔杯子，你就是个死人啦。

晏婴总是睡不醒的样儿，常发神经似的，忽地兴高采烈，忽地愁眉苦脸，连齐景公也不知他会弄出什么景儿来。晏婴总算答应，愿意灭鲁了，可是看不出他有一点儿开心，站在对面凝望着孔子，得抬头看才能看清孔子。他有点儿惊讶孔子的长相，孔子长得怪怪的，头上有一个凹下去的坑，那个坑在头顶，像是鱼塘，鱼塘显风景，脸儿周围显得更宽更长。他的眼睛向前突出，像是豹子的长吻，有些威猛，但下巴向后用力缩，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守礼的人。晏婴不想杀人，不想杀孔子，也不想杀鲁定公。

但夺鲁势在必行，今天必杀鲁国君臣。

杀人要找一个理由。理由得现找，找不到，就从惊慌失措的鲁国人身上找，只要他们惧怕，失礼，言行有失，就可杀人了。

齐国上大夫黎锄说，有四个方法可杀鲁国君臣，就试试吧？

编钟悠扬，丝、竹、土、革，乐音相逐。黎锄高呼：大齐国君举杯，请鲁定公饮酒，食肉！鲁定公紧张，酒杯在手，几乎把持不住，举箸而不能食。晏婴笑问：鲁侯不知这是大礼吗？是食物不洁净？还是嫌我齐国待客不诚呢？鲁定公支吾说：我，我是……孔子小步急上，说：我国君牙疼，请容孔丘为国君吹汤。孔子上前，趁机尝一羹汤，用箸触食物，品尝，再屈身而退。晏婴冷冷问：孔夫子，你是知礼的人，怎么能亲自品尝国君的汤呢？孔子说：晏相，周礼是我先君周公定的，周公辅佐成王时，成王年幼，周公也为成王吹汤。黎锄笑：孔丘，不是说笑吧？你的国君也年幼吗？齐景公放肆地大笑，黎锄与众齐人皆笑，弄得陈、蔡国君也只能赔笑。

孔子说：听说齐国国君生病时，晏相还为国君唱俚曲呢，不知是不是真的？晏婴



笑笑不语。

齐景公问：你看我齐国的食鼎是不是很精美啊？这可是齐国的鼎啊。鲁定公说：好看，很好看，看这花纹，这貔貅，刻得真比鲁国的鼎精美。齐景公手一挥，说：来人，拿鼎来，送鲁国国君一只齐鼎！

就袅袅娜娜地上来一个美人，手捧着鼎，献与鲁定公。美人艳丽，俏美的神态极媚，鲁定公看美人，看鼎，喜欢，不由得要去接鼎。

孔子在一旁盯着那鼎，忽地注意到鼎上有字，他趋步而上，像要代国君接鼎，细看鼎上竟是“临淄”两字。孔子匆匆看晏婴，晏婴低头，不看孔子，只玩弄着酒杯。

看台下，黎锄与梁丘据都得意地暗笑。

鼎上铸有临淄、长勺、东陵等地名，这是齐国的国鼎，怎么能轻易送人？齐军兵卒在台下紧张地握戈挺剑，只要鲁定公或是孔子一接鼎，就发难杀人。

孔子匆匆而上，向鲁定公一礼，拦住了他：国君，请容孔丘代国君接鼎。鲁定公点头。孔子向晏婴行礼：晏相，两国交好，齐国赠我宝鼎，我代国君接受，不算失礼吧？晏婴笑笑，挥手示意，接吧，你一接，我一摔杯，你君臣就是一死。

子贡在台下急坏了，要冲上台去，颜回扯住他，要他看身后的黎锄。黎锄握剑，轻声说：切勿失礼，你一出声，我就宰了你！子路恨恨地握剑，但不敢出声，只能眼睁睁看着。

美女向着孔子笑，笑得甜美，笑得温柔，手里的鼎拿也拿不稳了，捧盘献鼎，累坏了美人的手哟。

齐人皆紧张，都等孔子接鼎，一接必杀。

孔子对着美人笑：美人柔荑，嫩如春笋，真令人陶醉啊。黎锄、梁丘据冷笑：不知死啊，不知死。

孔子说：鼎是重宝，请放在祭台上，容我国君大礼参拜，然后收下。美女就把鼎放在台上，晏婴手里的杯本已倾倒，再复立起，只是杯中已无酒，他也未留意到，只是凝视孔子。

孔子看美女放鼎于台上，就笑笑，向鲁定公一礼：请国君解下所戴玉佩。鲁定公嘟哝着：要玉佩做什么？但也解下，递与孔子。

孔子执玉佩向鼎敬礼，说：齐国重宝，赠送鲁国，孔丘不敢不敬。行礼后把玉佩系于鼎上，回头说：请齐国国君将此鼎献上齐国太庙，以表鲁国敬意。

齐景公大声喝道：我送你鼎，你要献我太庙，什么意思？是辱我齐国没宝物献我祖先吗？来人！

齐军早在台下等待，听得命令，呼吼一声上台，众戈直逼鲁定公与孔子。

齐景公等待晏婴，晏相怎么还不掷杯？一掷杯，拿下他鲁国君臣，一杀一砍就完了。但晏婴摇头，看着陈、蔡两国国君，摇头。齐景公说：他冒犯我齐国先祖太公，我要杀了孔丘！孔子冷冷地说：请君侯息怒，能不能容我说上几句话？

再看晏婴，他仍是不动声色，齐景公就说：你说，你说。

孔子临台而立，大声说：我一见齐国的宝鼎，上面竟刻有临淄、长勺、东陵等地名，这是齐国的国鼎，怎么肯送人？难道齐国真要把长勺、东陵送人，甚至把国都临淄都送与鲁国吗？决不是。可为什么在此大典上，竟有人拿齐国的宝鼎送与我鲁国国君呢？

蔡文侯低声对陈湣公说：傻瓜，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必死。陈湣公瞟着孔子：看上去聪明，死人一个啊。

齐景公很受鼓舞：是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晏婴又拿起酒杯了，孔子找死了，再多说一句就惹来大祸。台上台下人都静等孔子。

孔子近台前，对着台下众人，轻嘘了一口气，脸上带笑，这是幽默的笑，智者的笑，他慢慢说：那一定是有人拿错了。

颜回、子贡看着黎锄，悄声而得意地说：听清楚了吧，拿错了，拿错了。黎锄恨恨，怒视孔子。

晏婴皱眉，轻轻问：是谁拿错了呢？在此大典上，竟出此大错，这么失礼，一定要责罚他。

孔子再被逼入困境，他只要一说齐国的不是，晏婴手里的酒杯就能摔出去。孔子说：齐是大国啊……

黎锄、梁丘据等都点头，说啊，说齐大国不好，说出一条来，你就死。

孔子说：大国有宝鼎，何止成千上万只，谁记得哪一只呢？就把刻有齐国地名的宝鼎拿来了，这在下人，是小过失。我国君接受了，就是大不敬啊。一接了，岂不是接了齐国的国土？但齐君美意，不可不受，可是能受得齐君美意的，天下无他，只有一人啊。

众人看他，说啊，说啊，言多必失啊你！

孔子说：那就是齐国的开国国君太公啊。所以用我国君玉佩系于鼎上，以表对齐国太公的敬意。代右史颜回，记事！

颜回声音响亮：周敬王二十年，我鲁定公十年，国君与齐君会于夹谷，齐君赠我

宝鼎，我不敢受，以君所佩玉佩系于鼎上，献齐国太庙！

众美女撤下鼎食，只有晏婴手中仍把玩着一只玉杯，这很惹人注目。

梁丘据大呼：两国盛会，请鲁国君为齐君演奏一曲《齐颂》！

鲁定公刚要上前，孔子趋步而上，对鲁定公摇头。鲁定公不敢上前，很是尴尬。梁丘据责问：莫非鲁君没有诚意，不想好好盟会吗？晏婴抬头，笑得亲切：是不是鲁国君不会奏《齐颂》？如是不会，就是失礼。鲁定公说：不不不，会奏，会奏。

孔子大声说：我国君会奏，但国君骑马摔伤，右臂不便，孔丘请代国君一奏《齐颂》。

齐景公看晏婴，晏婴点头，齐景公说：好啊，好。

众美女抬上琴案，偏又是沉重的桌案，把桌案顺放，却把毛毡放在鲁定公一边。这样孔子要奏琴，必得面对齐景公，背对鲁定公了。只要孔子一趺坐奏琴，便可捉他杀他，责他对鲁定公不敬。无论他面对齐景公或是鲁定公，都不免一死。

颜回叹气，轻声说：夫子啊。他看子贡，子贡、冉求都有些沮丧，这样一步一个陷阱，怕真躲不过了。黎锄得意至极，孔子要死了，这些鲁国人都要死了。

孔子跪在毛毡上，竟是面对祭台，以左右侧身对鲁国、齐国国君，他侧身从右侧抚琴，洋洋洒洒奏出《齐颂》。编钟齐鸣，女乐随起，奏完《齐颂》，孔子跌坐不动。

晏婴把玩酒杯，问：孔子，你是鲁国知书达理的贤人，不对着你国君奏琴，是对你国君不敬；不对着我国君奏琴，是对我齐国不敬；不敬国君，就是死罪！来人！

众兵卒复上，以戈指孔子。

孔子扬声而笑：晏相，你也是知礼之人，岂不闻，礼大最敬祖先？

晏婴冷冷说：这里没有祖先。

孔子一指鼎器，说：宝鼎已献与齐国太庙，配享齐国太公，谁敢不敬太公？敬齐国太公，便是礼敬齐国国君，鼎上系有我国君的玉佩，对鼎奏琴，就是礼敬我鲁国国君。

鲁定公大喜，拍案叫道：好啊，好，是礼敬，礼敬有加啊。陈湣公、蔡文侯也都点头。

孔子叫道：代右史颜回，记事：夹谷会盟上，齐君请我君奏《齐颂》，我国君臂伤不便，由代相孔丘代奏，两君欢悦。

鲁定公笑得开心：对啊，臂伤不便，就是臂伤不便哪。

晏婴放下酒杯，慢慢走到孔子面前：孔丘，我问你，周公制礼，学校办在公室，

只有国君才可以办学校。天下学校，莫不由国君主办。你在鲁国办私学，砍柴的，种菜的，屑小之徒几千人，议论朝政，妄说国事，纵谈天下，纠集私德，这些小人感你恩德，你说话便成了圣贤之言，你这是图谋不轨，害鲁国，乱天下。你可知罪？

晏婴是贤相，怎么也说这种话？看来今天是定要置鲁国君臣于死地了。

众兵卒以戈指向孔子，大吼：说，你说！

孔子正欲置词，忽地看到晏婴的大袍，袍上有针线相连，有大片大片儿补缀的补丁，就放声大笑起来。

晏婴冷冷问：笑什么？你有大罪，违背周公制礼，罪在不赦！

孔子笑说：我这可是向晏相学的。

晏婴愣了：你胡说，我可没办什么私学。

孔子说：你做过。齐国大灾，你拿出自己的俸禄，买了米，在你家门前施粥。来你门前喝粥的，都是屑小之徒，每天岂止成百上千？你的家人不断地对他们说，晏相关心你，晏相关心你。你施粥三年，足有几万屑小之徒感你恩德，口称晏相大德。我问你，周公制礼，这施舍的事儿，应是国君所为，你怎么敢私自施舍，买好那些屑小之徒？你罪在不赦！

晏婴忽地满面怒容，呵道：孔丘，你……你竟敢诬陷我？

看到齐景公的脸色变得难看，看到梁丘据、黎锄得意的神色，看到晏婴气极的神态，孔子转颜一笑：我只是说笑。谁都知道，晏相是贤相，他穿衣有补丁，家人食粗粝，但乐于助人，是齐国的贤相。没有仁德的国君，哪有这样的贤相？但晏相责备孔丘也责备错了，孔丘的弟子虽是私淑，但像在场的弟子颜回、子路、子贡等人，他们一定会报效鲁国的，报答生他养他的鲁国。我所做的，远远不及晏相啊。

齐景公说：孔丘所说，十分有理。

晏婴再回到座位上去，缓缓坐下。

子路笑，咧开嘴笑，颜回与子贡、冉求看台上，长吁了一口气。

黎锄叹息：要杀便杀，要什么理由？颜回笑笑，悄声说：黎锄大夫，你可是齐国的上大夫，随便杀人，岂不要陷齐君于不仁不义之中？子贡问：黎锄大夫，我看你齐国猎人打的野兽，怎么豹子眼睛都长得向前突，那嘴吻比鲁国的长啊？黎锄惊讶道：是吗？有这种事？不会吧？子贡说：我看过的，真的比鲁国的长啊，是不是齐国的野兽更贪婪啊？黎锄觉得被子贡戏弄了，轻声说：子贡，你别说嘴，我早晚要你看。子贡说：黎锄大夫，你看你，那嘴巴够着够着，生怕够不上，急得眼珠子抢啊抢的，都抢到额头上去了，你的眼珠子要蹦出来了。



颜回、子路看黎锄，看得很认真，黎锄不由得伸手用五指去抚摩自己的眼球，真有那毛病吗？子贡窃笑，颜回、冉求也都乐了。

太阳已升在人头上，台上的人脸上冒汗，晏婴对陈、蔡两国国君说：等急了吧？只是齐鲁盟会很庄重，不得不认真些。两国国君点头如啄米：是啊，该当如此，该当如此。

孔子很着急，不知道齐国还要干什么，看看台下那如狼似虎的齐军兵卒，就知道他们一心想杀人。子路在台下，手执剑柄，轻声说：我冲上去，去救夫子与国君？颜回、子贡扯他，不许他动。身后黎锄与梁丘据都死死地瞅着呢。子路恨恨地：在这里等着，也只是等死！子贡与颜回低下了头，真是没什么希望了。

人人心里都惦念着晏婴手中的酒杯。

上来了六佾舞行，六六三十六人一齐起舞。领舞的是齐国的美女曲微，丰腴俊美，媚眼眇斜，一蹙一颦尽皆媚态，歌亦唱起，唱的竟是齐鲁先君的故事：

大马车，大马车，
忙什么啊你忙什么？
赶到边境乐呵呵。
妹子哟，
我是你的亲哥哥，
亲哥哥，搂住妹子暖心窝。
哥哥想你心难过，
当初何必嫁鲁国？
曲阜隔海远，
妹子想哥哥。

这是唱齐鲁一段最不光彩的故事，鲁桓公娶了齐襄公的妹子文姜，但文姜与齐襄公从小私通相好，两人常到齐鲁边境偷偷幽会。齐鲁边境的人唱这支歌，讽刺齐襄公无德，讽刺鲁桓公无能，也讥讽文姜好淫。这歌一唱，连陈、蔡两国国君都暗自失色：完了，齐国不惜拿先君的失德来羞辱鲁国，必得在盟会上发难，一心杀人了。

曲微凑近来，对孔子、鲁定公浅吟低唱，她身肢摇曳，轻轻飞旋在两人眼前，眉眼递的都是情意，肢体诉的都是淫荡，满心话语欲吐，朱唇艳丽欲滴，靡音醉人，美色销魂，要不是在杀气弥漫的盟会上，鲁定公必会感到沉迷。